

毛詩注疏

第二函
函十二冊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三

〔美〕
直直結四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假樂嘉成王也

假音暇

〔疏〕

假樂四章章六句。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王

也經之所云皆是嘉也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爲經之正因訓假爲嘉故轉經以見義且乘上篇爲次以其能守成功故於此嘉美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

天

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箋云顯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

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申重也箋云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

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如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右音又助也注同重直用反

〔疏〕

假樂至申之。正義曰言上天

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光然明察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以此能受其福祿於天是天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政尤重故又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羣臣相保安素相委知乃自佑助而共舉之成

王乃後命用之既用之爲官又用天意申重戒勅之此其所
以官人得其宜也。傳假嘉至官人。正義曰假嘉釋詁文
民人散雖義通對宜有別。畢陶謨云能安民能官人安民則
惠黎民懷之其文與此相類。故知宜民宜人是宜安民宜官
人也。箋顯光至於天。正義曰顯光釋詁文下言受祿于
天則嘉樂者是天嘉樂之故。云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
光光雖爲摠辭安民官人卽亦善德之事也。天不能自治下
民立君以治民治民得宜則天降之福。故云皆得其宜以受
福祿於天。傳申重。正義曰釋詁文也。箋成王至之屬
。正義曰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文旣言宜人故云成王之
官人羣臣保佑而舉之保安也。佑助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
薦舉成王得其所舉乃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堯典云舜
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
帝曰兪汝往哉。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
兪咨伯汝作秩宗。旣命羣官其下摠云帝曰咨汝二十有二
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是舜勅伯禹伯夷之事也。僉曰是保佑
也。兪往是命之也。亮天功是用天意申勅之也。其事與此相
類。故云如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彼所命者。猶有垂益夔龍
之等引之不盡。故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

宜君宜王

宜君王天下也箋云千求也十萬曰億天子

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勗以道○且君且王一本且竝作宜字勗香玉反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箋云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

章謂周公之禮

疏

千祿至舊章○正義曰言成王能行光

法○愆起連反則得百種之福子孫亦勤行善德以求天祿則得千億言其多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祿之故所以穆穆然皇皇然宜爲諸侯之君宜爲天子之王言其相勉以德上天福之常作人主保其邦國也又言成王所以蒙天之德澤及子孫者以其有光光善德勤行之不過誤不遺忘志唯循用舊典之文章言能遵用周公礼法故得福流子孫○傳宜君王天下○正義曰君王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摠而釋之言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天下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爲君其國亦在天下之中故同言之○箋千求至以道○正義曰千求釋言文十萬曰億古數然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下曲礼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王行顯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非

子孫之數有千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美其子孫衆多上言百福是福之衆多故知千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王文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勢接之言得祿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明得爲天子諸侯卽是千億之祿也又解得祿之由言皆相助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箋愆過至禮法。正義曰愆過釋言文率循釋詁文以不愆不忘卽是令德之事故本於上章言成王之令德也循用舊典之文章是用之以治天下也上章言宜民宜人則是王已蒞政而遵用舊章事在制禮之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以其一代大典雖則新制永爲舊章也周禮六官所存者五天地夏秋四官皆以正月之吉懸其所掌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哀三年左傳曰魯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謂周公之制六典之法爲舊章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

率由羣匹

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云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教令又

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惡烏路反又如字注同朝直遙反綴直致反本或作致行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疆居良反

疏

威儀至之

下孟反

綱。○毛以爲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令之音秩秩然而有常也。以此之故爲天下愛樂無有咎怨之者。無有憎惡之者。又能循用羣臣之匹耦已志者。謂臣有賢行能與已爲匹。則取其謀慮而依用之。以此之故受天之福祿。無有疆境常爲天下四方之綱。言常爲君王統領天下。○鄭以爲正立朝之威儀抑抑然密緻無遺失其教令之德音秩秩然清明無所壅滯。故爲天下樂仰餘同。○傳抑抑至有常。○王義曰抑傳亦抑抑爲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爲美也。釋詁交秩常也。故以秩秩爲有常。○箋抑抑至之心。○正義曰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以此詩美成王之德。下云四方之綱。則是爲政之事。故知謂立朝之威儀也。緻密無失謂舉止詳悉。事無非禮。敎令清明。謂下民寧靜無幽不燭。有儀可愛。有德可慕。故天下皆樂仰之。其行能匹耦已心者。謂舉事允當與已志合也。

朋友

朋友羣臣也。箋云成王能爲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

樂音

疏

傳朋友羣臣。○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子燕及故知朋友是羣臣尚書武王曰我友邦冢君

洛

亦是稱臣爲朋友也。○箋成王至而已。○正義曰綱紀者以結網喻爲政。故知謂立法度以理治之言。燕及則時復及之。

非常燕也禮有族食族燕則王燕族人爲常臣則有功乃燕是燕臣爲非常今美王恩之隆而云燕及朋友則是以族人之恩及之故云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族人而已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

位民之攸暨

暨息也箋云百辟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

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辟音壁注同媚眉備反注同解佳賣反注同暨許器反息。正義曰釋詁云咽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暨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咽則暨與咽古今字也。箋百辟至有事。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則百辟非四方故爲畿內諸侯以此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之爲二烈文唯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矣故彼箋以卿士解百辟明百辟之中可以兼之也月令仲夏雩祀百辟卿士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亦以其文具足故言以下明古之王朝之臣有功於民者皆可以祀之非獨上公意亦與此同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

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

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反歸之成王將蒞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公劉王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劉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召本亦作邵上照反後皆同蒞音利又音類力洎反夏戶雅反下夏人同少時照反相息亮反章十句至是詩。正義曰作公劉詩者召康公所作以戒成王武王既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今成王將欲蒞臨其政召公以王年尚幼恐其不能留意於民故戒之以治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公劉而獻是公劉之詩以戒成王此與洞酌卷阿俱是召公所作而爲此次者厚民之事人君之急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欲王之脩德行道也君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士也案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自言作意是摠結之辭則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編者如其意而次之敘亦以

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之言成王將涖政而獻是詩明下兩篇亦是將涖政之時俱獻之也獻者卑奏於尊之辭召公臣也故言獻國語曰使公卿至於烈士獻詩是也鴟鴞序云以貽王者周公自達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已情所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劉之厚於民經六章皆是也言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序其作者之意於經無所當○箋公劉至戒之○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邰非有所迫不應去國適幽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應見逐故知以夏之衰始見迫逐而遷於幽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則夏之始衰謂太康時也去中國而適戎其則是不爲天子所助下箋以爲夏人迫逐蓋是王朝之人以時衰政亂疾惡有道故逐之也案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爲始太康禹之孫不窋之子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幽譜欲言遷幽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太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而竄幽其遷幽之時不必當太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

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據信若使此言必非
虛誕則不啻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太康之後有羿浞之亂
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之時不啻失官少康
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而有居民之道經之所陳皆是也
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者鄭以金縢之注差約之以爲武
王之崩成王年十歲除喪年十三是其幼少也攝政元年成
王年十五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成王將涖政其年二十有
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謂作上公爲二伯分陝而治
周公右書序云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召公不悅作君奭與此
同時也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基
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裕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
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礼乎其意以爲公劉必是
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記
不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爲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
爲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
事神於時未有諱法裕祭之及羣公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許
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爲號猶可
焉何則后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何故三君特
以公號豈餘君不爲公也若爲名單而以
公配則古公祖緝者復二名而加公矣

篤公劉匪居

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裏餼糧于橐于囊

思輯用光

篤厚也公劉居於郃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

焉迺場迺疆言脩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
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
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郃
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
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裏糧食於囊橐之中橐其餘
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場音亦
裏音果餼音候食也字或作糗糧本亦作糧音良糗也橐他
洛反囊乃郎反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輯音集又七立
反難乃旦反積子智反委於

偽反爲夏于偽反又如字

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

方啟行

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

道去之幽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干
盾也戈句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郃整其師旅設其兵器
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
欲全民也○戚七歷反鉞音越從才用反又如字盾字又作
楯順允反又音允句音鉤卒尊忽反下餘卒士卒皆同爲于

僞反下非爲爲

疏

篤公劉至啟行。毛以爲厚於民事乎。

公劉皆爲同。安爲安言不顧己之安居。唯以利民爲意。又言其不顧安居之事。公劉之在郃國。乃有畛場。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之業。乃有委積。乃有困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乃以不忍鬪其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場積倉。乃裹此糧食於此囊橐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其不以安居爲安居也。公劉所以必爲此事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欲戰鬪以殺傷之用。此以光顯已德於其時。故爲民而不愛物也。其發郃國之時。弓矢於此。張之又秉其干戈。威揚之。兵器整其師旅而出。乃告其士卒曰。我爲汝方開道路而行。其民以此之故而徙之。至幽是其愛厚於民也。王今當念此。公劉厚民之事。而畱意治之。鄭唯以用光爲光大其道。爲子孫之基。大意亦與毛同。傳篤厚至於時。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后稷封於郃。至公劉而始遷。故云公劉居於郃也。夏人亂。迫逐公劉。當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未能定其年世也。以其時當夏世而被逐去。國明因王政之亂。而有人逐之。不知逐者是何人也。言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之於幽者。言其遷之所由也。幽地雖亦與狄鄰。而近戎爲多。故云遂平西戎平之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不忍鬪民而去。不與戎戰。

爭而平之也。爾於漢屬右扶風爲枸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
西戎者雍之西境與戎接連爲夏爲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
之前則爲戎大王旣來之後復爲狄良由地居疆場故一彼
一此也。乃場乃疆謂民各有地言脩其疆場謂民脩之乃積
乃倉謂官之積倉也。此倉積所有出於疆場而來故云言民
事時和國有積倉謂稅民而得之也。地必民所耕故舉民之
疆場欲見公劉不恡故舉官之積倉官倉出於民田故先言
疆場也。橐囊俱用裹糧而異其文明有小大之別故云小曰
橐大曰囊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食之又爲之簞食
與肉寘諸橐以與之囊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哀六年公羊
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而內可以容人是其大
也。釋詁云輯和也是思和其民不鬪其民卽是相與和睦民
能和睦則時人顯知君德故云於時也。○箋厚乎至之基。○
正義曰此篇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以公劉君厚愛其民歎其
能厚故每章言篤以冠公劉之上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摠
釋諸章皆云篤公劉之意也。居之與安所以爲異者居謂田
宅是人之所處止卽疆場是也。安謂資財是人所利用積倉
是也正言郇國乃有委積及倉者美其已聚之物而能散之
故其言不及疆場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曲禮文也。言安
此之安以愛民故而能遷往他所以自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

意與彼同故引以爲說又申說遷散之意正爲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鬪其民愛重民命故棄其安居也既有積倉裏糧食故知棄其餘而去也以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述他姓之人唯陳已之父祖以此知應輯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昔故易傳以爲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傳戚斧至八國焉。正義曰廣雅云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飾斧也以其特言黃鉞故云以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飾也以弓矢言張是人張之故知干戈戚揚爲人秉之也夏人迫逐則是有兵圍繞爲之阻難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幽也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爲夏人政亂爲鄰國所侵以公劉賢君爲可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爲疑辭不知出何文也。箋爰曰至全民。正義曰爰曰釋詁文言爲汝開道而行示其無所畏難明已之遷非爲迫逐之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無令損害故也告之以此使民知遷意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

宣而無永歎

胥相宣徧也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也箋云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

此原地以居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時也。歎他安反字或作嘆徧音遍相息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亮反下相此皆同

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

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箋云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巘本又作巘魚輦反又音言又音魚偃反又音彥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復降音服又扶又反注復下同瑤音遙鞞必頂疏劉至反琫必孔反別彼列反反復本亦作覆同方福反容刀。正義曰公劉既至豳國先相地居民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於是相此原地以居其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徧而時耕其田於是民皆樂業安今之居而無悔恨長歎思其舊時者也又覆說相原之事公劉升則在巘山之上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以此之故亦爲民愛其時之民皆云我今有何物而可與公劉帶之維有美玉及瑤并有鞞琫容飾之刀可以爲之佩耳言居民相愛其情若此故能保全家國澤及子孫王豈得不

念之而留意治民乎。傳胥相至無悔。正義曰胥相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民無長歎是喜其來遷不恨公劉故云猶文王之無悔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與此同。以此傳知彼不與鄭同。箋于於至舊時。正義曰于於釋詁文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正也。衆多一也。丁寧言之耳。順其事矣。謂順爲生之事築室之類皆是也。乃宣之文與縣乃宣乃畝同故亦以爲時耕也。傳嶽小至武事。正義曰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重巖。陳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巖。巖巖山狀似之上大山云重巖。陳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巖。巖巖山狀似之上大山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巖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傍別有小山也。言何以舟之卽說玉瑤容刀。玉是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傳解下之所以進上多矣。雖言玉瑤容刀者君子所以比德今進之瑤言公劉有美德也。瑤是玉之別名。舉瑤可以兼玉。故不言玉也。韞者刀鞘之名。瑤者韞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韞之體。故云下曰韞上則有飾可名。故云上曰瑤。桓二年左傳曰袞冕黻珽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藻率韞瑤鞶厲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此韞瑤在昭數之中以表人之有數。故云言有度。數意取左傳故并度言之。刀所以斷割故云言有武事。

篤

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

溥大觀見也箋云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爲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京師之野于時處

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也廬寄

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箋云于於時是也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廬力居疏篤公劉至反論難魯困反下乃旦反館客一本作館舍語語。正義曰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說相立都邑言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間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原觀見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其可居而爲都邑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衆所宜居之野故於是處其所當處者於是又爲館舍以寄其賓旅既立都邑乃宣布號令公劉於是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施政教於民也公劉厚民如此王亦當畱意治民也。傳溥大觀見。正義曰皆釋詁文王肅云往之彼百泉之地乃視彼大原乃見是京而